

人文世相

■王兆貴

稱呼的瀕危

近一個時期，只要您打開網絡，在搜索引擎中輸入「乾爹」二字回車，就會發現，找到的相關結果竟達2,290萬個，標題也五花八門，如《有一種男人叫乾爹》、《乾爹這個詞兒》、《「乾爹」的秘密》、《乾爹為什麼這樣紅》、《女明星與乾爹的那些事兒》、《論「乾爹」的倒塌》、《貪官熱衷認「乾女兒」只為滿足私慾》等，不一而足。

前不久，網上曾驚呼：「又一個乾爹娶了自己的乾女兒」。既然說是「又一個」，就肯定不會是「第一個」。就目前媒體披露的情況看，在某些圈子裡，乾爹與乾女兒的這種微妙關係問題已不再是個案，而是一種現象。並非巧合的是，這種現象也同樣出現在腐敗案件中。於今的貪官一旦曝光，人們就會發現，他們原來的乾女兒其實是情婦。某省政協原主席落馬前就有多位乾女兒身份的情婦。而且，這已是「公開的秘密」。

在我國民間，人們把沒有血緣關係的親屬稱為乾親。拜乾親，原本是一種傳統的保育習俗，是大人為孩子安排的一種儀式。為了讓孩子好養，拜乾親的一方一般都喜歡認子女較多或貧寒的人家作義父、義母。當然，也有為了增進彼此感情，雙方互拜乾親的情況。義父與義女之間雖然沒有血緣關係，亦無法定的權利和義務，但在名份上也屬父女。就道德層面而言，這種關係一旦建立便不可逾越，否則就會因有悖倫常而遭人詬病。商界也好，官場也好，娛樂圈也好，富貴也好，顯要也好，明星也好，在倫理問題上玩曖昧，總不是什麼值得稱道的好事。讓人擔憂的是，於今「乾爹」、「乾女兒」這類稱呼也變味了。今後，誰還敢再正大光明地使用這個稱呼呢？

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(IUCN)公佈的2011年《瀕危物種紅色名錄》顯示，在生存狀況已知的59,508種生物之中，有19,265種瀕臨滅絕，佔總數的32.4%。這種現象畢竟是發生在自然領域，孰料社會領域的稱呼也會屢屢瀕危。

時代在前進，社會在發展，人事有代謝。稱呼自然也不例外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有許多稱謂已成為歷史，今人不再沿用。譬如，長官、員外、郵差、官人、娘子等這類稱謂，只能在舞台上看到，在戲曲中聽到，在故紙堆裡找到。

到了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年月，為了體現革命精神，不管哪行哪業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舉國上下都叫「同志」。凡是字面帶有「封資修」色彩的稱呼，都被視為「四舊」糟粕，一律棄置不用。

後來，隨着社會的開放，人們之間的稱呼又空前地豐富多彩起來，不僅恢復了文革前的稱謂，而且有些解放前的舊稱謂也復活了。譬如，老闆啊老總啊小姐啊等等。

誰知沒過多久，有不少習以為常的稱呼陷入了敏感的「雷區」，變成了禁忌。如，稱「同志」會被視為斷背山人，呼「小姐」能產生不潔聯想，喊「師傅」會讓人感到土氣，至於大姨媽、二奶奶、小弟弟等，稱呼起來尤須格外謹慎，否則，帶來尷尬是小事，沒準還會招人罵。難道「乾女兒」這個稱謂也會讓人避而遠之嗎？

原以為，這不過是一些世俗的稱謂，隨風俗的衍變而瀕危，就順其自然吧，沒想到「大師」這個高雅的稱謂也會變味，淪為瀕危。

在漢語詞典中，大師的義項有三：一是對僧人的尊稱，二是棋類運動的等級，三是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造詣的人。由此看來，除了前兩項不可隨便稱呼外，後一項並非特指，也不需要權威評定，只要大家認可，稱呼起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說到底不過是個名號而已。自個兒謙虛又當別論，倘若因為稱呼大師的人太多，羞與為伍，那就有點故作清高了，氣急敗壞地跟人叫急，似乎就有些矯情了。

雖然生物滅絕是一個自然過程，但人為造成的生物滅絕率是自然滅絕的一百倍。聯想到近些年來，一些原本正常的尊稱黯然失色，被推到了社會的邊緣，何嘗不是人為造成的呢？

歷史空間

又見黃浦江

■陶然

天氣竟又乍冷下來了，好在有所準備，羽絨衣在身保暖。但自助餐後登上甲板，寒風勁吹，那種感覺，和在曼谷湄南河上遊船河絕不相同，那裡風也大，但是熱帶的暖風溫煦，拂在身上，河風清爽，不似十二度的黃浦江風冽。但雖然如此，也絲毫不減情趣。浦江夜遊，已成上海最具特色的旅遊項目。我們從碼頭登船，但見候船的人群這裡那裡皆是。

順江而下，夜色中，霓虹燈下，看似船在江中游，人在畫中坐。我們看到橫跨浦江兩岸的楊浦大橋、南浦大橋和東方明珠電視塔，兩座大橋燈火輝煌，巨龍似的橫臥在黃浦江上，中間是電視塔，構成了一幅立體的「二龍戲珠」巨幅畫卷，而浦江西岸一幅幅風格迥異而充滿濃鬱異國情調的萬國建築，又與浦江東岸一幢幢拔地而起高聳雲間的現代建築交相輝映，令人陶醉在幻夢一般的美色中，流連忘返。

遊船到吳淞口，這裡是黃浦江、長江和東海三股水流交匯的地方，如果是白天，又值漲潮，便可以看到著名的「三夾水」奇觀。原來黃浦江從市區帶出的是青灰色的水流，長江帶來的是夾有泥沙的黃色水，而東海水則是綠色的，三股水顏色各不相同，涇渭分明，形成色彩鮮明的景觀，成為一大奇景。但在夜間，我們憑着肉眼甚麼也都看不清，只見一片黑茫茫的水流，惟有憑想像重現那情景了！

去年九月才到過上海，半年多之後又有機會重遊，連我都覺得意外。所不同的是，那回

另走新線，避免熱門，也就沒有浦江夜遊了。但夜遊了，那感覺還真的不一樣。說句過頭的話，不曾去夜遊浦江，怎麼算得了到過上海！

那天午到，晚上L就盡主人之誼，請我們去「夏朵」喝咖啡。侍者把我們引上三樓，這裡安靜！退去前她說。上海天氣不穩定，說着笑着，等我們出來，方知外面在下着雨。沒有退路，的士又難於截到，L叫我們稍候，她衝出去攔車。人多，一輛不夠，只好分兩批，我和C押後。等到車子再回頭載我們，已是十幾二十分鐘後。那雨一會緊一會鬆地打在玻璃車窗上，滴滴嗒嗒有聲，清冷啊！多年前的夏天也到過「夏朵」，總以為城市步伐匆匆，心想恐怕它早已換新天，變成另一個陌生的招牌了。沒想到它依然笑臉迎人，就像夏天盛開的花朵。那音樂還是輕盈如故，據說它價格適宜，許多附近的大學生們都願意來這裡一聚。可是J臨陣脫逃，說有要事，少了他，也就少了「哈哈」的樂趣，那豪爽而又充滿男性魅力的笑聲。

如果那夜是小聚，那麼去觀看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根據老舍長篇小說《四世同堂》改編的同名話劇之前，我們在復旦大學楓林校區就近自助晚餐，就有些狼狽了。但學生食堂無非是那樣，現在有桌有椅，已經很好了，哪像當年我們在北京讀大學時，須圍站着桌子吃飯。眼前人多，也只能擠成一團，時間也有限，遲了連入場也有問題，人人只好三扒兩撥，草草了事，匆促退場。但入場之後還有時間，我們幾個便登上二樓，坐在椅子上等候，觀看入場的人流，忽見G通過檢查，飛奔而去，C笑着說，肯定是去找她導師D了！

這座由法國夏邦保建築設計公司設計的上海大劇

院，於1998年8月27日正式開幕，現在已成為世界級藝術作品的展示平台。我有幸坐在第四排，可以清楚欣賞演員們大動作表演，正看得投入，忽然聽得有人不適，要離場，不禁暗叫可惜。可是人有時是無法抗拒命運的，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

還是去上海世博會紀念館吧！進入「月亮船」主入口，中國長城與沙特傳統的泥牆夾道而立。集藝術創意和高科技於一身的沙特館，曾以別具匠心的「月亮船」造型吸引人，置身於1600平方米巨幕影院中，那種震撼人心的展示效果，讓我有如親身飛躍，盡賞沙特阿拉伯輝煌之美，目睹它的自然和文化之瑰寶。難怪它能夠在世博會上百個國家會展中冒出，人氣極旺，是最受歡迎的展館之一。它是一座鋼鐵立柱懸空支撐起的圓形建築，總鋼結構量為1800噸，形狀就像一艘「寶船」，因而得名。我們有眼福，上海世博會紀念館把「月亮船」留下來了。仔細一看，月亮船的屋頂上是搭着貝多因帳篷的沙特綠洲，葉樹在風中飄揚。陽光從中庭頂部照入展館，與底部噴泉寶石似的水滴融成一體。我們在光影交錯和水聲淙淙中結束月亮船之旅，出來，但見上海的陽光迎面灑下，一片暖洋洋。

「小米寶寶」也留在紀念館裡，這個原西班牙館頗受觀眾歡迎的巨型寶寶前，許多觀眾排隊輪流照相。小米寶寶笑容可掬，天真爛漫，人見人愛。但出了場館，這心情無端給破壞了，在賣寶紀念品的小賣部，竟有人為了開發票與女售貨員爭執，噢！我猜想大概是為了回去報公數吧？這時，又開始變天了，烏雲飄過，遮天蓋地，有幾滴雨點灑下，我們見勢不好，便以百米速度，趕緊奔向對面的旅遊巴士上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癱在椅背上，休息。



■夜遊浦江，別有一番趣味。



■上海世博會紀念館。 作者提供圖片

古今講台

更鼓

■吳羊璧

想起了一個詞：「更鼓」。於是思緒一下子回到幾十年前的生活境界中去了。

「更鼓」這個詞，現代城市的青年人大概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或許略為知道，但多半沒有聽過更鼓。

我聽更鼓，已經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時是童年，在家鄉。家鄉是一個小城，很小的城，有城牆圍着。城不大，還有護城河。這樣的小城可能已經不存在了。也許在荒僻一點的地區仍有。如果仍有，真值得保存下來，作為古老時代的見證。

聽更鼓，要在那樣的古城才有味道。

像香港這樣的現代大城市，要聽到更鼓是不可能的了。現代的大城市很怪（也許不怪，是應該這樣），幾乎沒有所謂黑夜，夜總不黑，到處有燈光。收音機每一小時都有報時，根本用不着人來敲更鼓。

更鼓是夜裡有人繞着城市街道，一路走一路敲。

聽着他遠處走來，敲着敲着，又走遠去了。於是你知道，這個城市原來沒有睡着。

但事實上，這個城市是睡着了，靜靜的，在那樣的氛圍中，聽到一聲聲傳來的更鼓，覺得這個城市是睡着了，又沒有睡。

我聽更鼓，是在家鄉的小城，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。一切已是過去的歷史了。現在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還能有這樣的小城，這樣的更鼓。

更鼓的鼓，不知是怎樣做的，做得長長的。敲更鼓的人把它懸掛在身上，一邊走，一邊敲。那咚咚的聲音，不算很響，卻也能傳得很遠。敲更鼓的人就那麼走遍了這個小城，令人覺得這裡存在着一个小城，是睡着了，但城市仍然在活動着。靜夜聽更鼓，真有另一番滋味。那要有那樣的小城，那樣的更鼓，才有那樣的滋味。

更鼓一聲聲傳來，告訴人們，這個城仍然在活動着。事實上更夫是在那裡繞城走。夜很靜，城很靜，但仍在活動着。

在香港這樣的大城市，沒有夜，沒有靜，也沒有法子體會那靜夜更鼓的味道。在香港這樣的大城

市，此刻如果有讀者在聽我談更鼓，年輕的一代也一定不能很具體地想像那味道。

香港這樣的現代化大城市，真奇怪，不知道甚麼叫做黑暗。夜裡，任何時候，你起身，沒有亮燈，依然看清楚周圍的輪廓，你走動，不會碰着甚麼東西。香港人不會覺得怪，覺得事情就是這樣。但是，幾十年前，在鄉間，如果那夜不是月夜，你張開眼是一片漆黑的。那時候不能想像有香港這樣大城市的夜，現在的人們也不容易想像以前那種漆黑的夜。

京劇中有一齣短小精悍的動作戲，叫做《三岔口》，很有趣。講的是一個漆黑的靜夜，在一處三岔口的小酒店裡，兩個對頭在互相找尋對方。演的時候，舞台上當然是亮燈的，演員自然也能看到對方，但他們要演出是在一個黑暗的環境中，差一點已互相碰着了，但又沒有碰着，一再錯過了機會。我想，在演出這戲時，如果先聽到幾聲更鼓，可以製造一點黑夜的氣氛。——但也不是必要的。

這天夜裡，我醒來，張開眼一看，周圍的大廈都熄了燈，但城市仍然亮着。城市中到底有無必要不熄燈光，例如交通街燈。這時我想，再難有以前聽更鼓那樣的氣氛了。

古今講台

馬周的乖巧

■龔敏迪

《太平廣記》和馮夢龍的《喻世明言》中都有馬周的傳奇故事。他的與眾不同之處，除了既不是來自功臣家，也不是來自科舉考試的「一介草茅」，他還有讓李世民「我誓不見周即思之」的本事。

《貞觀政要》記載李世民曾對魏徵說：「崇飾宮宇，遊賞池台，帝王之所欲，百姓之所不欲。帝王所欲者放逸，百姓所不欲者勞弊。勞弊之事，誠不可施於百姓。朕尊為帝王，富有四海者，每事由己，誠能自節，若百姓不欲，朕必順其情也。」可是，貞觀十一年，當了侍御史馬周就上書說：「貞觀之初，天下饑歉，斗米值百絹，而百姓不怨者，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。今比年豐稔，匹絹得粟十餘斛，而百姓怨咨者，知陛下不復念也。」窮的時候百姓不怨，一旦有點富了，百姓反而怨聲四起。隨着國力日強，李世民開始「不復念」百姓，而且「多營不急，百姓創造的社會財富，被他視作了帝王之欲膨脹的本錢。而百姓的支持率，也從來都不是一定與社會財富的積累成正比的，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，百姓當然不樂見被少數人獨享。魏徵當時的回答是：「陛下本懷百姓，每節己以順人，臣聞『以欲從人者昌，以人樂己者亡。』但百姓之欲與『以人樂己』的帝王之欲，總是難以調和的，尤其是社會財富積累到了一定程度，這種矛盾就越來越變得尖銳了。馬周指出了短期行為的禍害性：『自夏、殷及漢氏之有天下，傳祚相繼，多者八百餘年，少者猶四五百年，皆為積德累業，恩結於人心。豈無辟王？賴前哲以免。自魏、晉以還，降及周、隋，多者不過六十年，少者才三十年而亡。』所以他指出：『臨天下者，

以人為本。』失掉了人心，帝王之欲是很容易破滅的，這也是李世民最為顧忌的。

馬周臨終，親手將上書的稿件燒掉了，說：「管、晏彰君之過，求身後名，吾弗為也。」這句話也告訴人們，鮮為人知的「君之過」一定還有不少，此時已到了唐太宗李世民駕崩的前一年，當年魏徵曾把給皇帝提的建議稿給當時記錄歷史的官員褚遂良觀看。唐太宗懷疑魏徵故意博取清正的名聲，心裡很不高興。魏徵死後，唐太宗不僅解除了衡山公主許配給魏徵長子魏叔玉的婚約，還竟然親自砸掉了魏徵的墓碑！這不能不說是前車之鑒，也是馬周乖巧的表現之一。

心靈驛站

■陸蘇

水晶玻璃花瓶

水晶玻璃花瓶如美女一匝長成，愛也愛不過來，愛得錢夾都緊張得氣喘。每次與它們在商廈裡邂逅，都如不見了前世愛人般挪不開步，每次都險些把地板站出個洞來才逃離。

真的愛死了那份晶瑩剔透。那冰美人似的無邪和婉拒，讓豪放的觸摸在指尖相觸的剎那終於溫馨成輕柔的耳語。無意間在瓶壁上留了一個指印，那清晰凸現的認同，恰似一吻定情或媒妁之約的約定。那冒失的手指就覺着有了領它回家的重諾。

也略知老祖宗的名窯名瓷之國粹之民族文化底蘊博大精深，但那種厚重和精緻的美最好有中式庭院、亭台樓閣、雕花紅木傢具侍候；往瓶裡插梅花的也該是元、明、清時寬襟、盤扣的閩中玉人；玉人們做的大都是賞賞花、往花箋上填填詞或紅袖添香的雅事，最出格的也就是託丫環

給西廂的某書生送送玉鐲或錦帕私訂終身什麼的。自認不但無好房好傢具匹配，而且還得打散了頭髮為生計打拚，很不淑女地為一點小錢與人砍價，委實無福手持輕

羅小扇地自得於名瓷左右。還是偏愛一隻一尺高的水晶玻璃花瓶，它對任何花都包容、呵護，從不喧賓奪主。插一把純一色的白百合、藍鸞尾或三兩枝天堂鳥，擱哪兒都是眼睛一亮的喜悅。

「一片冰心」，似乎更宜「在水晶玻璃瓶」。想想看，收到一份禮物，打開一層一層又一層粉粉嫩嫩的彩紙，見到了一隻水晶玻璃花瓶，瓶裡放着一粒紅豆。這小小的情懷由水般透明的花瓶呈現，是不是比玉壺、陶鉢、瓷罐什麼的更清澈，了然？

看着水晶玻璃花瓶，覺着生活不只是為了把日子過得繁華，而是繁華中也有着水晶般的夢想和純真。

